

鲁迅对但丁的关注、评价与传播

■王锡荣

但丁的作品和思想，在中国的维新运动和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中，是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，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。作为中国的“文艺复兴运动”——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的健将，鲁迅毫无疑问受到了但丁的深刻影响，并且沿着但丁的方向，努力做出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入思考与建设。

但我今天主要讨论鲁迅对但丁的关注与评价，以及对于但丁文化遗产在中国传播中所作的贡献。

鲁迅早在留日期间就曾写论文《摩罗诗力说》谈论但丁

捷克学者马利安·高利克认为，中国读书界最初接触到但丁的名字及其生平，是梁启超1902年在《新民丛报》上发表的剧作《新罗马》，而读到但丁的作品则始于1921年钱稻孙翻译、发表于《小说月报》的但丁《地狱》中的三首歌。

但是，高利克先生说中国读者最早读到但丁作品是在1921年，是不准确的。因为我们知道，鲁迅早在1907年写《摩罗诗力说》，就显然已经读过但丁，并且在谈论但丁的作品了。虽然那时候鲁迅是在日本留学，但当然不能把鲁迅从中国读者中排除出去。其实鲁迅谈论但丁的文字，至少其他中国留学生也会读到。

鲁迅在1907年是怎样谈论但丁的呢？这相关文字《鲁迅全集》已经收了，就是他早年的著名论文《摩罗诗力说》。其中鲁迅说（译文）：“英国人卡莱尔说过：‘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，而豪迈地抒唱民族的心志而生存的，乃是国民头等意义的事。意大利虽然四分五裂，但是实际上是统一的，因为她产生了但丁，她有意大利语言。庞大俄罗斯的沙皇，有兵刀炮火，在政治上能统辖广大地区，创立了宏大的事业，但是为什么寂然无声呢？他们内部也许有什么伟大的东西吧，但这个庞然大物，其实是哑巴……等到兵刀炮火都摧毁了，而但丁的歌声仍然存在。有了但丁国家就是统一的，而没有声音的俄国，却最终是支离破碎的。’”

在这里，鲁迅谈论的不光是但丁，而是在谈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甚至是人类的精神支柱。在鲁迅看来，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就没有精神支柱，就是弱小的、落后的、支离破碎的。但丁代表了意大利的民族凝聚力，使她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，都会体现统一的意志。这正是当时中国所缺乏的。鲁迅当时所关心的、所呼唤的，正是这样一种民族精神支柱。在鲁迅心目中，但丁就是一个民族的战士、一个时代的英雄，其意义远远不止于对一个国家和民族，而是全人类的灵魂。顺便提一下：卡



▲从左至右：青年鲁迅、手拿《神曲》的但丁和《神曲》插图。

莱尔的《英雄与英雄崇拜》，是鲁迅早就关注的一本书。1933年鲁迅甚至说，自己曾经很想仿照卡莱尔的《英雄与英雄崇拜》，写一本中国的《人史》。可见卡莱尔这本书对鲁迅有很深的影响。卡莱尔说的英雄但丁，在鲁迅看来就是伟大的、真正的“人”。

鲁迅在1920年代以后的文章中，多次谈到但丁及其意义。1926年，鲁迅在《马上日记之二》里谈到一些社会现象时，提到但丁：“假如在欧美留学，毕业论文最好是讲李太白、杨朱、张三；研究萧伯纳、威尔士就不大妥当，何况但丁之类。《但丁传》的作者跋忒莱尔(A.J. Butler)就说关于但丁的文献实在看不完。”鲁迅在这里是讽刺一些人出国留学时，写一些外国人不容易看到资料的中国题材研究课题，便于通过论文答辩，如果写但丁，前人的研究资料非常多，就会望而却步了。

鲁迅一生都敬服但丁，关注但丁

1933年，鲁迅在《“连环图画”辩护》一文中说：“书籍的插图，原意是在装饰书籍，增加读者的兴趣的，但那力量，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，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。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，即能只靠图像，悟到文字的内容，和文字一分开，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。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的陀莱(Gustave Doré)，他是插图版画的名家，最有名的是《神曲》……”

事实上，鲁迅买这类美术书刊，都抱有很实际的目的。当时他在编辑书刊中，感觉到书刊有了插图就不仅会给人带来“读书之乐”，而且能帮助读者加深对作品的理解，而好的连续的插图，能独立传播。鲁迅后期在上海提倡木刻版画，其中也有木刻连环图画，就是从类似陀莱等人的木刻插图得到启发的。可以想象，当鲁迅读到插图本《神曲》的时候，一定被它震撼了，所以后来谈到但丁《神曲》里面的地狱，说现实生活的残酷超过但丁对地狱的描写，从而发出沉痛的感慨。“先前读但丁的《神曲》，到《地狱》篇，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，但到现在，阅历加多，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：他

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。”鲁迅说这话的目的是在抨击当时政府的黑暗，但其实也是在回忆数十年前的往事：阅读《神曲》的时候，自己还年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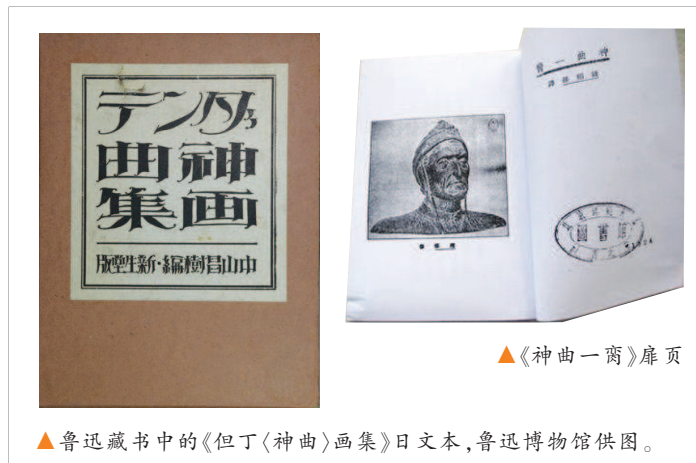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另一篇文章可以印证这一点：1935年11月，鲁迅说：“回想起来，在年轻时候，读了伟大的文学家的作品，虽然敬服那作者，然而总不能爱的，一共有两个人。一个是但丁，那《神曲》的《炼狱》里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；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，推上峻峭的岩壁去。这是极吃力的工作，但一松手，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。不知怎地，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。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，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。”他明确说是年轻时候读了《神曲》。鲁迅还谈到俄

方。但他总感觉到吃力。

鲁迅晚年还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：翻译俄罗斯果戈理的长篇小说《死魂灵》。鲁迅曾谈到，果戈理写《死魂灵》，本来要写三部曲，第二、第三部书名也是跟但丁《神曲》一样的《炼狱》和《天堂》，但他写完了第二部，还是自己烧掉了。鲁迅说，这是因为那“已不是作者的力量所能达到了”。实际上，《死魂灵》就是果戈理的《地狱》篇。他试图模仿但丁，但是能力达不到。鲁迅翻译《死魂灵》，看来是有意介绍俄罗斯人模仿但丁之作。

鲁迅藏书中的但丁作品

鲁迅从早年就开始关注但



▲鲁迅藏书中的《但丁〈神曲〉画集》日文本，鲁迅博物馆供图。

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。他说，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忍从……“但是，陀思妥(耶)夫斯基式的忍从，终于也并不只成了说教或抗议就完结。因为这是当不住的忍从，太伟大的忍从的缘故。人们也只好带着罪业，一直闯进但丁的天国。在这里这才大家合唱着，再来修炼天人的功德了。只有中庸的人，固然并无坠入地狱的危险，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的罢”。鲁迅这篇文章，与其说艰涩难懂，不如说深奥曲折。怎样理解，是值得玩味的。他说他虽然敬服但丁，却不爱但丁。为什么呢？鲁迅似乎是自己比作那些推着重石上山上的“鬼魂”中的一个。因为他在当时面对社会的种种黑暗，一直在努力试图把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状态，提升到人类共同的水平线上

丁，不仅极为推崇，而且注意收集但丁的作品。

在鲁迅的藏书里有但丁的《〈新生〉和但丁抒情诗歌总集》1878年德文本，应该是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购买的。早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，曾通过日本书店大量购买西方文学史和文学作品。

1928年3月，鲁迅购买了法国版画家陀莱的《但丁〈神曲〉画集》日文本。另外，鲁迅还收藏了该书的德文版，显示对该书的独特兴趣。一般来说，鲁迅同时购买不同语种的外文书，通常都有翻译介绍甚至出版的意图。

此外，在鲁迅日记里还可以看到，1926年7月鲁迅购买了东京新潮社日文版的《现代文豪评传丛书》，共六种，其中第四种为英国巴特勒(Arther John Butler，即

鲁迅所说“跋忒莱尔”)的《但丁》。

1935年3月15日，鲁迅购买了日本高冲阳造的《欧洲文艺之历史的展望——从但丁到高尔基》一书。在上海，鲁迅还购买了很多关于欧洲文学史的著作，在这些书里，但丁都是论述的重要对象，也就是说，但丁始终在鲁迅的关注中。

鲁迅促成了《神曲》最早的中译单行本的诞生

最后，我们要谈到但丁《神曲》在中国的传播与鲁迅的关系。上文提到，马利安·高利克谈到的《神曲》在中国的传播，有一个重要人物：钱稻孙。钱在1921年率先翻译了《地狱》中的三篇诗歌，然后在1929年又翻译了另外五篇，高利克认为这是目前所见翻译得最早、也是最好的版本。

我这里有一些信息，可以对高利克所说的作些补充。

实际上，1921年9月钱稻孙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他所翻译的但丁作品，题为《神曲一裔》(裔的意思就是一块肉)。那是中意文对照的译文，用中国古代的离骚体来翻译，确实水平非常高。不久之后，1924年12月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。该书包括了《地狱》第一至三篇，共93页。

但不为人知的是，在钱稻孙《神曲一裔》出版的过程中，鲁迅起了某种重要的作用。鲁迅日记1923年10月22日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得三弟信，十九日发，附卖稿契约一纸，即以转寄钱稻孙。”这个三弟，就是周建人，当时由鲁迅介绍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。钱稻孙(1887-1962)是浙江吴兴人，早年随父母到日本读书，后到意大利就读，毕业于罗马大学。1912年进入教育部，与鲁迅同事，后来也跟鲁迅一同在北京大学兼课，平时与鲁迅过从甚密。1921年9月他在《小说月报》(第十二卷第九号)发表《神曲一裔》。之后，他将该书稿版权出售给商务印书馆，而居间介绍的人，就是鲁迅。1923年10月，周建人从上海寄来钱稻孙的“卖稿契约”，就是指《神曲一裔》的出版合同。也就是说，鲁迅已经代表钱稻孙与出版社谈妥了条件，这时候由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从上海寄来合同文本。双方显然顺利签订了合同，该书后于1924年12月出版。

从中我们看到，《神曲》在中国出版第一个单行本的过程中，鲁迅起到了关节点的作用。虽然我们迄今并不清楚其间的细节，包括究竟是谁主动提出出版该书，而且这本书相对整部《神曲》来说，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，但鲁迅却使它从期刊刊登走向了出版单行本，而这是中国第一个《神曲》单行本，其意义是不能说不重大的。